

唐诗《黄鹤楼》:原创版超深藏的愁情言说与 整容版非正常的经典之路

罗漫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黄鹤楼》版本有二:崔颢原创版和王安石整容版,也可称为“首句‘白云’版”和“首句‘黄鹤’版”。尽管在被创作、被选录、被解说、被比较、被摹仿等方面,《黄鹤楼》高居唐诗前列,但对原创版超深藏的悲愁言说,至今并未出现直贯全诗所有意象的通透之解。对于整容版何以“伪钞驱除真钞”的非正常现象,至今同样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与可信的解析。在此揭示了贯穿在原创版所有意象之下的浓郁悲愁:求仙谋职的落空、王粲的失意、祢衡的殒身、伍子胥的“日暮途远”与浮尸江上、一代求职青年的功名无望与有乡难归。整容版即后人所谓“崔颢体”的典型特征是三叠黄鹤,但李白才是三叠黄鹤的真正原创者。李白之人和李白之诗的灿烂阳光,全方位照亮了崔颢和崔颢的《黄鹤楼》。后人之所以误将三叠黄鹤称为“崔颢体”,乃是王安石觉得崔颢之作不够完美,因而仿照李白《鹦鹉洲》的三叠鹦鹉整容而成。严羽以及方回之后广大学人普遍认同的所谓“唐人七律第一”,并非完全属于崔颢的原创。学界与民间“三人成虎”式的所谓李白摹仿“首句‘黄鹤’版”的若干倒果为因,以非为是的不实说法,一律应予彻底推翻。

关键词:《黄鹤楼》;唐诗;崔颢;李白;“三叠黄鹤”;王安石;“黄鹤诗案”

中图分类号:I2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8)03-0116-10

一、古今诗评读透原创版《黄鹤楼》了吗

唐代原创版的《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原创版中的成仙传说与楚天景致,对于崔颢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慰藉还是忧伤?是希望还是失望?是赏心悦目还是愁情笼罩?翻开《唐诗汇评》所录多达38家的高评大论,多半是抛开首句“乘白云”的不接地气的艺术点赞,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整容版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宋诗举要》也针对整容版引吴(汝纶)曰:“茫茫无际,高唱入云,太白尚心折,何况徐子?”至于深度隐藏在原创版之中的崔颢心底的隐秘与沉痛,古人今人很少能够真正地触及。在笔者看来,原创版的复杂思绪,完全可以归结为求仙与谋职的双重失望,漂泊与还乡的两难困局。

崔颢经历了许多求取功名的困顿之后,在某个春天漫游江南,登上黄鹤楼,此时的亲见和遥想,一是江天之间的楼宇白云,二是汉水北岸的醒目树林,三是江水之上的落日、芳洲与烟霭,四是汉北之远方某地

——崔颢的家乡汴州(今开封)。正因为眺望方向与家乡一致,所以七、八两句才会顺理成章地发问与归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全诗的逻辑思路和情感脉络如下:虽然庄子之后的千载天空依旧白云悠悠,但汉代以后传说的仙人乘黄鹤却一去不复返,不管是“天有白云”还是“楼无黄鹤”,后来的求仙者都只能望云歆羨或登楼空待(金圣叹、纪晓岚、高步瀛等不能理解这里的白云意涵)。崔颢属于玄宗时代人,写作《黄鹤楼》之前,由于在京城求取功名一再失利,备受打击,转而产生明显的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意识,曾经在另一首七律《行经华阴》(从家乡汴州往返帝京长安的必由之路)中说:“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借问路旁名利客,无如此处长生!”不过,本身就是标准“名利客”之一的诗人在登上黄鹤楼一览江天之后清醒地知道,随着古今的时事变迁,乘云成仙或者乘鹤成仙而长生不老的生命奇迹已经绝对不可能实现,闯荡南北而谋职求官的功名美梦也一一破灭。江南之旅虽然可以极目江天美景,但春林芳草却遮蔽不了历代楚地文人的悲剧和官场的险恶——建安七子之冠、山东诗

收稿日期:2018-03-10

作者简介:罗漫,男(布依族),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史。

人王粲创作于楚地的《登楼赋》,其名句云:“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阎伯理的《黄鹤楼记》,就直接将唐人登临黄鹤楼观景解读为:“王室载怀,思仲宣(王粲)之能赋。”在江心小岛写作《鹦鹉赋》而使“鹦鹉洲”由此得名的另一位山东狂才祢衡,更是在楚地遭遇曹操之辱直至遭遇楚人黄祖之杀。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即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鸩啄孤凤,千春伤我情。……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崔涂《鹦鹉洲即事》也说:“怅望春襟郁未开,重吟鹦鹉益堪哀。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曾解爱才?”祢衡遇害之后,鹦鹉洲从此成为当权者警告、羞辱和杀害非同类文人的著名文化符号。唐佚名撰《玉泉子》云:

(皮)日休尝游江汉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谮日休薄(瞧不起)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①

所以,崔颢之前的王粲、祢衡及其类似的漂泊者,他们在楚天楚地留下的只是壮志难酬和生命不保。“日暮”时分,万物多有归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即说“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对漂泊者崔颢(类似于诗经时代远出服役的君子)而言,真的不知“乡关何处是”吗?显然不是。诗人为什么发出这种典型的“明知故问”呢?这里涉及到一个功名心切的男性文青极其敏感的“尊严”,亦即能否实现人生价值并衣锦还乡的“面子”。中唐诗人姚合《送李馀及第归蜀》说:“李白《蜀道难》,羞于无成归。”姚合从旷世名篇《蜀道难》中读出了李白的心曲,其实姚合也是借他人席上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像崔颢、李白、姚合之类的年轻士子,无论古代现代,绝对不在少数,就连年轻的西楚霸王项羽,也因彻底失败、无颜再见家乡父老而“不肯过江东”。从岭外潜回家乡洛阳的诗人宋之问(约656-约712),也在楚地横渡汉江之时“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崔颢之后,晚唐一个名叫杜羔的举子,考试失利回乡,妻子赵氏听说夫君将归,竟然写诗提醒杜羔天黑无人看见再悄悄进家门,免得自己在乡人面前难堪。诗的本事见宋初钱易的《南部新书》卷丁:“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实时回去。寻登第。”虽然杜羔的故事与崔颢毫不相干,但作为科举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

自我的期许、家人的渴望、失利的羞愧,依然可以借来理解崔颢、李白等“有乡怕归”的情感纠结。诗歌尾联的“日暮”,特指楚国君臣“日暮途远”的春秋故事。只有这个意义的“日暮”,才能和求仙的无望、王粲的失意、祢衡的殒身严密衔接。具体说来,就是日光将落,前路极远,行路之人,是返回故乡原点,还是坚持必至天涯?崔颢“日暮”的困境同样是:今夜何宿?明日何往?是归乡一叙天伦,还是继续“独在异乡为异客”并“行行重行行”?前方驿站、人生终点又将是怎样的情景?余晖下只有烟波逝水,没有任何人、任何物,能够给予崔颢一个指引或答案。《史记·伍子胥传》载:春秋后期,楚平王杀死太子并祸害太子师傅伍奢及其长子伍尚。伍奢次子伍子胥逃亡吴国,苦心经营十六年之后,借助吴王阖闾之力攻陷楚都,终将已死的楚平王鞭尸三百。伍子胥好友申包胥派人责备伍子胥“无天道之极”,伍子胥答以“吾日莫(暮)途远”,不能不选择与常人、常理完全相反的行为方式亦即“倒行逆施”来一雪家仇,否则无法在有限的时间旅途中替父兄伸冤。伍子胥不甘心寄希望于遥远将来的可能有、也可能无的所谓“历史的正义审判”,而是选择在具备能力与机会的生命时限内返回原地亲手报仇,快意除恶。他“倒行逆施”归国报仇的心愿实现了,既为父兄雪耻也建功于吴了,但最后的下场却很悲惨,因与吴王政见不一,夫差赐剑命他自尽。自杀之前,伍子胥留下的遗言、预言同时也是毒愿的竟然是这样一句话:“抉吾眼县(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吴王大怒,乃取其尸首装入马皮口袋“浮之江中”。已经雪恨成功的伍子胥,尽管对吴越冲突堪称远见卓识,但他的人生故事依然以悲剧结束。所以后世来往楚地失意文人对“日暮”时分“烟波江上”的感想,悲剧意味远远大于视觉美感。每一个曾在“帝乡”及他乡不停漂泊寻找人生机会的青年士子,都会有时不我待和有家难归的焦虑,以及面对“什么是成功?如何去成功?成功又如何”的系列困惑。夕阳和江水在漂泊者的感观中,就是两种不一样的存在与选择的宇宙意象:夕阳即将下沉休憩,江水却要夜以继日奔赴远海。崔颢既然在烟波江上不能像夕阳那样归乡休憩,那就只能像江水那样无限期的“行行重行行”。漂泊,疲惫,望家而不归,“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家兼学者的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文心

^① 原载《太平广记》卷265,夏靖点校,《奉天录》(外三种)之《新辑玉泉子》,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7页。

细密,识见超群,远非一般的解析文章所能比肩,选用的《黄鹤楼》文本,首句就是“昔人已乘白云去”,但对崔颢深沉的忧伤却尚未看透:“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徐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晴川’、‘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试问‘晴川历历’、‘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 这里的思想过程,好像缺了一节”^[2]。更多的学者也只是触及“怀乡”而忽略“恐乡”。例如钱谦益、何义门说:“故自日暮登临,乡关迷望,惟见江上烟波微茫浩渺,令我愈生愁思耳。”^[3]又如沈德潜说:“未因凭吊而怀乡也。”^[4]直到周振甫才提及祢衡命运而有所发展,但也依然没有涉及“恐惧回乡”:“作者可能从鹦鹉洲想到祢衡的被流放、被杀害,因而引起对自己漂流在外的感慨,从历历汉阳树望过去,就想到作者的家乡汴州(在开封附近),只看到江上烟波,看不到自己的家乡。”^[5]对比上述理解,数年前发表的刘学锴的审美感受则完全相反,认为前四句“透露出来的却是对广阔高远宇宙空间和悠远时间的悠然向往”,“树”“草”两句“透露出诗人在登览春江胜景时的淋漓兴会和喜悦赏爱之情”,结尾两句“转而抒写日暮烟江的苍茫乡愁”,“虽说是乡愁,却并不沉重,更不悲伤,而是和苍茫阔远之景相融合的一缕轻愁,一丝惆怅”^[6]。笔者发现,刘先生的诗境体验比较混沌,竟将“此地空(仅)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徒然)悠悠”的“空”,阐释为“广阔”、“高远”、“悠远”、“空廓”,与全诗求仙谋职的落空、王粲的失意、祢衡的殒身、特别是伍子胥“日暮途远”与浮尸江上,未能无缝对接,更何况所述的“苍茫乡愁”与“一缕轻愁”,无论是愁的广度、深度,还是“重量”,都存在着明显的前后冲突。此外,作者前说“空悠悠”“则更突出了诗人的空廓失落之感”,后说只是“一丝惆怅”而已,“空廓”即空广阔,比之“一丝”,天差地别,显然令读者无所适从。这种判断的前后不一,说明对崔颢《黄鹤楼》的情感基调的把握不够精准、对崔颢意图的透视不够深切。将一首深具感慨、深藏伤痛、深思史事、有家难归的诗作,解读为对广远时空的“悠然向往”,对眼前景象的“淋漓兴会和喜悦赏爱”,都不如清人黄景仁《黄鹤楼用崔韵》的名句“到日仙尘俱寂寂,坐来云我共悠悠”那样更得崔诗精髓;既不见乘鹤的仙人,也不见求仙的游人,只有高楼之我与高天之云,悠闲相对。再有一点,刘先生以“互见法”解说诗中“‘乘白云’与‘驾黄鹤’而上仙界本是一事”,也略感违和,对于一个仙人而言,要么“乘白云”,要么“乘黄鹤”,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飞翔空径,既“乘白云”又“乘黄

鹤”,除非那是不同时期的列仙们的集合出游才会如此,但列仙们同时云、鹤行空,又于典无据。

众多顶级学者对《黄鹤楼》的解读或有未周、未透,但没有谁赶得上金圣叹解读三叠黄鹤那样随心所欲。完全可以说,宋代《该闻录》的阙名作者是挟持李白进入《黄鹤楼》接受史的肇事者,金圣叹则不折不扣是后人误解原创版《黄鹤楼》的最大推手。不仅如此,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过将金圣叹更多的前言后语进行仔细比照,笔者不得不承认这位阐释名家的心态颇为诡异,居然具有一种“不将错误进行到底誓不罢休”的阴暗心结,并在解读中故意隐晦其言,将“乘白云”的《庄子》篇目往其它并不重要甚至不相干的方向误导。在整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中,金圣叹对《黄鹤楼》前前后后批写了罕见的1234字诗评(不计现代标点),不仅全书无出其右,甚至在古人诗评中也极少见到如此之长的单篇诗评。涉及前四句者五段1098字,涉及后四句者三段136字,可见重点在前四句。“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见于首段。但到第五段,不知是自家想起来了,还是有人提示,金圣叹似乎知道了原创版《黄鹤楼》的首句确是“昔人已乘白云去”,而且典出《庄子》,有根有据,并不存在任何错误,却又不肯认错,继续“怀揣明白装糊涂”:

凡古人有一言、一行、一句、一字,足以独步一时,占据千载者,须要信其莫不皆从读书养气中来。即如此一解诗(引者按:金圣叹将律诗分为前后解,每解四句),须要信其的的读书。如一二便是他读得《庄子·天道篇》轮扁告桓公:古人之不可传者死矣。君之所读,乃古人之糟粕已夫。他便随手改削,用得恰好。三四便是他读得《史记·荆轲列传》易水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便随手倒转,又用得恰好也。^{[7]153-154}

这段话的核心是写诗需要读书养气,读书是知识积淀,养气则是如同人类呼吸一般不停地新旧交换,亦即创造与活学活用。“昔人已乘白云去”,明明典出《庄子·天地篇》,并且具有鲜明的求仙意识,金圣叹就是故意不引原篇原句并点出求仙意识,而是直接跳到《庄子·天道篇》中轮扁的话语,然后“随手改削,用得恰好”,变成“昔人已乘黄鹤去”。圣叹先生在第一段还在批“白云出于何典耶”(彼时真的不知道),到第五段就改口为由于“的的读书”而“随手改削”了。明明经过“的的读书”亦即查对《庄子》原文,

已经确切知道“乘彼白云”出于《天地篇》,但就是仍然刻意隐藏《天地篇》以及“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的庄子原话,反而大搞障眼法,扯出《天道篇》中轮扁与齐桓公的对话,继续扭曲事实,暗示是崔颢自己将“乘白云”“随手改削”为“乘黄鹤”。最该引用的藏藏掖掖,可引可不引的反倒指明篇目。说明圣叹先生太要面子了,因为《选批唐才子诗》据他自己声明,是应儿子金雍的要求“粗说唐诗七言律体”的讲义^[7]⁴⁹不好意思对儿子坦白说自己以前讲错了。清醒的读者不禁要问:崔颢“随手改削”了什么?为何“用得恰好”?圣叹先生为什么不能像“三四(句)便是他读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样,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引出“乘彼白云”“去而上仙”的《庄子·天地篇》?这不是为着傲慢的自尊而糊弄儿子也糊弄大众吗?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勇气向儿子坦白承认知识错误的金圣叹居然成功了!原因很简单,先秦时代的《庄子·天地篇》,距离一代又一代的唐诗学者与读者已经越来越遥远了。

二、谁动了崔颢的“白云”:整容版《黄鹤楼》非正常的经典化之路

在道教获得帝王倡导而备受尊崇的年代,老庄学说作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得到强劲传播,知识群体有条件有氛围充分了解神仙“乘白云”而“升空”的宗教奥秘。也就是说,盛唐时代前后,“昔人已乘白云去”,绝对只是一种平平常常的大众知识。李白的《明堂赋》即运用这一典故,美化“厌世”亦即“去而上仙”的唐高宗:“将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辑兮,乘白云于帝乡。”在这种语境下,“白云”不会变成“黄鹤”。与“白云”相反,“黄鹤楼”因为仙人乘鹤休憩于此,或者因为其它传说而得名,却是地地道道的地方性的口径不一的小众知识^①。由于小众知识的“乘黄鹤”,在当时难以转换成全国性与普及性的大众知识,再加上崔颢原创版《黄鹤楼》前四句的结构存在先天性缺陷,导致晚唐的韦庄在编辑《又玄集》时,难以理解前四句的历史与逻辑关系,因而在标题《黄鹤楼》之下增加一条小注“黄鹤乃人名也。”这是《黄鹤楼》接受史上第一次为理清该诗前四句的逻辑关系而作出的可贵探索。笔者认为,这条小注确实出于韦庄之手,因为此诗之前,选有李白诗四首,第一首《蜀道难》题下也有小注“杂言”,意为《蜀道难》是一首“杂言诗”。这在《河岳英灵集》中是没有的。另外,《又玄集》在作者“张夫人”下亦有小注“吉中孚侍郎妻”。可见,偶尔加注确属韦庄所为。施蛰存的

《唐诗百话》曾经怀疑,“黄鹤乃人名也”的小注可能是《又玄集》在南宋传入日本而在近代回归中土的过程中出现的。然而元人吴师道的《礼部诗话》已经引述过这条小注,可见施氏之疑不能成立。对于原创版《黄鹤楼》的解读来说,重要的是韦庄既不动原作,又理顺了原本两不相干的“已乘白云去”和“空馀黄鹤楼”的逻辑关系。如果“黄鹤”不是“鸟”而是“人”,“乘白云”的“昔人”就是一位名叫“黄鹤”的仙人了:“‘黄鹤’(仙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仙人)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只改词语蕴涵的意象,不改词语的本身,可谓一气呵成,景致优美!可惜美则美矣,奈何证据空空!致命之处就是:在黄鹤楼的所有传说中,从来没有一个名叫“黄鹤”而又乘“白云”的仙人。

韦庄改意不改词,虽然违背事实又传播不成功,但努力的意愿和效果并非全无意义,这一行为直接诱发了后人的改诗冲动,直到出现某个既敢于删减意涵又敢于改动词语的两不怕的“优化大师”。这位“优化大师”不是别人,正是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宋史》本传将他塑造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8]的超强人物。笔者研究发现,王安石具备改动原创版《黄鹤楼》的所有条件:独立思考的个性,排拒异议的胆量,选编唐诗的机缘,敲定疑义的智商,推广己见的权势。他瞧不起李白,认为李白诗只说酒与女性,刘克庄曾说:“王介甫不喜太白诗,殊不可晓。”^②他更瞧不起李贺,批评曾被韩愈激赏的李贺诗《雁门太守行》的前两句(注意:又是前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逻辑不通:“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9]《唐百家

① 黄鹤楼得名有二:因黄鹤(鹄)矶得名和因黄鹤(鹤)山得名。无论是以矶得名还是以山得名,都是仙人乘鹤于此的结果。鹤、鹄古人混用。骑鹤之人有四:费祎、荀瓌、子安(或说姓黄)、阙名道人。成仙传说本属虚妄,按理并不存在孰是孰非。详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修订本)《南北朝编第三·任昉·新述异记·黄鹤楼》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11—616页;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5《七言律诗·黄鹤楼》,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541—542页。又,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66《鄂州上》载:“黄鹤楼……自南朝已著,因山得名……《南齐志》以为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唐图经》又云费祎文伟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闫伯珪作记,以费祎事为信,王德臣、张栻辨之。”(李勇先校点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册,第2385页)

②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1《诗话新集》(《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下册第578页引)。

诗选》果然就不选李贺之诗。同时也不选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作品。山寨版亦即整容版《黄鹤楼》，首见于《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第四卷，该卷收录崔颢诗七首，《黄鹤楼》的首句即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而此书入选的所有诗篇一概没有异文^[10]。按照王安石批评李贺“黑云”与“白日”互相冲突的逻辑思路，他完全有理由认为“白云”与“黄鹤楼”同样存在逻辑矛盾。《唐百家诗选》是否由王安石亲自编选，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非王氏不能为此。即使公务繁忙，王氏仍然进行大量而且优质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思路出格，挑战俗见，结论大胆，其《字说》一书即是代表。所谓“波者水之皮”之类极具冲击力的见解以及被人调侃，就与此书有关，更与王氏个性有关^[11]。根据下述三条史料来看，王氏真是《唐百家诗选》的动议人、主要选编人和定稿人：

王介甫在馆阁时，僦居春明坊，与宋次道宅相邻。次道父祖以来，藏书最多，介甫借唐人诗集日阅之，过眼有会于心者，必手录之，岁久殆录遍。或取其本钤行于世，谓之《百家诗选》。既非介甫本意，而作序者曰“公独不选杜、李与韩退之，其意甚深。”则又厚诬介甫而欺世人也。^[12]

晁以道言：“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荆公尽即其本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厌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唐人众诗集以经荆公去取皆废。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定者，乃群牧司吏人定也。”^[13]

王荆公编《百家诗选》，尝从宋次道借本，中间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复定为“赴”字，以语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谁不能道？”次道以为然。^[14]

成书过程固然有“群牧司吏人”的偷懒与捣鬼成分，但估计也不至于肆无忌惮。更何况宋次道也不是吃素的，怎会让小吏们为所欲为呢？“暝色赴春愁”的审定，充分说明王安石的终审作用。之所以会有人否定王氏之功，原因是这本《诗选》如同《字说》一样，读过的人太不满意，但又要维护王氏声誉，不得不移过于参与其事的书吏，让水平不高的书吏们做替罪羊。然而王氏《诗选》正好体现了荆公的独立特行，并且非他不能改动唐人诗句，更何况在唐人传说中，

崔颢也曾因为献诗首句不妥而遭李善儿子李邕的叱骂：“小儿无理！”^①李邕叱骂过的诗人，王安石选录其诗已经够给面子了，改动他的诗又何须顾忌呢？

三、倒果为因的冤案与错案：“原创”的李白，被“文学”与“学术”两把利刀，雕刻成“摹仿”的李白

讨论至此，不得不提出一个既往研究全然忽略的问题：“被第一”的《黄鹤楼》到底是哪个版本的《黄鹤楼》：是“乘白云”的《黄鹤楼》，还是“乘黄鹤”的《黄鹤楼》？宋末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仅仅留下一句孤零零的判断：“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15]没有理由，没有论证，没有原诗，只有劈空而来的结论。这让后人很难判断其话语指向是唐人所见的“乘白云”的《黄鹤楼》，还是宋人偶见的“乘黄鹤”的《黄鹤楼》。如果是“乘白云”，那就完全是崔颢的《黄鹤楼》。如果是“乘黄鹤”，那就不完全是崔颢的《黄鹤楼》。由于严羽的评论没有引述《黄鹤楼》的诗句，所以很难据此判断“第一”所指是原创版还是整容版。不过严羽评点过一部《李太白诗集》，其中卷十八就有对李白《鹦鹉洲》的前四句“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的评点：“极似《黄鹤》。‘芳洲’之句更拟‘白云’。”^[16]¹⁸⁵⁵严羽判定三叠鹦鹉的《鹦鹉洲》“极似《黄鹤》”，说明严羽所见的版本已经是三叠黄鹤的《黄鹤楼》了。再看“‘芳洲’之句更拟‘白云’”是否成立：没有崔颢的“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就写不出“芳洲之树何青青”了吗？早于崔颢的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已有“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与崔颢同时的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也有“秋韭何青青”；李白《赠王汉阳》同样也有“鬓发何青青”；加上《鹦鹉洲》的“芳洲之树何青青”，这些“何青青”与崔颢赞叹白云的“空悠悠”，显然井水河水，两不相干。怎么能算“‘芳洲’之句更拟‘白云’”呢？同理，早于崔颢的张九龄《感遇十二首》的“美人何处所？孤客空悠悠”，也绝对不会是崔颢“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词语来源——“悠悠”是一种情态：多、远、慢、闲，皆可说成悠悠。视域逼仄的评点家的思维定式之一，就是一见字面相同或结构类似，就急切判定“XX源于XX”或“XX摹仿XX”。有的可能说对了，有的实在是捕风捉影。就像前引金圣叹错误地以为“黄鹤一去不复返”，一定受益于战国荆轲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样牵强附会。也许有人会反驳：李白的“芳

① 唐·李肇：《国史补》卷上。此事是否成立，当今学术界表示存疑。

洲”不就是崔颢的“芳草萋萋鹦鹉洲”的缩写吗?怎么会没有关系呢?然而,事实上屈原的《九歌·湘君》已有“采芳洲兮杜若”了!李白不会没有读过《九歌》吧?更不用说长于李白的李颀之诗也有“芳洲”。再说《鹦鹉洲》“极似《黄鹤》”,也非常不靠谱。笔者至今很难明白,李白诗开篇三句的三叠鹦鹉,何以会“极似”崔颢诗一、四两句的二叠白云,以及二、三两句的二叠黄鹤呢?假设用“一株开花的树”来比喻,李白《鹦鹉洲》只有一个树冠一种花——“鹦鹉”;崔颢《黄鹤楼》则有两个树冠两种花——“白云”、“黄鹤”。树形差异如此之大,严羽怎么就断定两者“极似”呢?退一万步说,即使相似,那也是宋人摹仿李白的三叠鹦鹉,绝非李白摹仿宋人的三叠黄鹤!唯一可以推想而且能够成立的是,严羽断言两者“极似”的《黄鹤楼》文本是王安石整容版的三叠黄鹤。严羽的思维逻辑应该是,李白属于公认的第一流天才诗人,尚且五体投地仿效三叠黄鹤而创作三叠鹦鹉,可证《黄鹤楼》就是“唐人七律第一”!如此推论或许言之成理,但言之成理并不一定就是事实。另一学者方回的《瀛奎律髓》也是直指“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17]28}。同样令人不解的是,比严羽晚生三十年以上的方回,所录《黄鹤楼》诗的首句却是“白云去”并且没有异文!以至于数百年之后清人纪晓岚不得不站出来“纠正”方回:“‘白云’当作‘黄鹤’。”^{[17]45}也就是说只有首句是“黄鹤去”的三叠黄鹤才算是所谓的“崔颢体”。这一“纠正”虽然不合事实,但它确实比方回之见清醒、认真、缜密,说明纪昀比方回更讲逻辑,同时也说明方回根本没有见过整容版的《黄鹤楼》,因为“乘黄鹤”的王安石选本,宋金元时代极少流传,纵有流传,亦未获广泛认同。包括严羽也多次批评王安石选本的失当,如说:“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英灵》、《间气》集。”“储光羲后,方是公自去取。前卷读之尽佳,非其选择之精,盖盛唐人诗无不可观者。至于大历以后,其去取深不令人意。”“今人但以荆公所选,敛衽而莫敢议,可叹也!”^{[16]8755}充分证明严羽确实研读过并认同了王安石整容之后的《黄鹤楼》,以为那是真正的“无不可观”的“盛唐人诗”。严羽的严重错误,同样是过于相信王安石而疏于、懒于直接追查唐人选本。方回的“效崔颢体”之说,不过是深受严羽的诱导而又未加深思而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严羽并未推举过所谓的“崔颢体”。因为《沧浪诗话》专门设有《诗体》一节,其中并未出现“崔颢体”之名。所谓的“崔颢体”,完全是方回的新造。从今以后,学术界如果想要认同严羽的说法,确认《黄鹤楼》

为“唐诗七律第一”甚至“唐诗第一”,不能不作出必要的说明,如果直接将唐诗桂冠授予首句为“黄鹤去”的《黄鹤楼》,显然证据不太可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辨真伪地注释“首句‘黄鹤版’”：“‘黄鹤’,一作‘白云’。”应当严格遵照历史事实清晰标注:“‘黄鹤’,唐人选本皆作‘白云’。”可以明确的是,方回是严羽的坚定追随者。《瀛奎律髓》卷一收录“七言”二十首,崔颢《黄鹤楼》居首,但首句不是“乘黄鹤”而是“乘白云”,第二第三依次是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和《鹦鹉洲》,《黄鹤楼》真正名列“唐人七律第一”!在选诗标准和排列的位次上,方回一一落实了严羽的主张。

在《该闻录》的文学场景中,李白是个自我贬损的崇拜崔颢的超级虚心大粉丝;在《瀛奎律髓》等等的学术场景中,李白又是个志大才疏挑战王者的卑微的摹仿者。这一切祸害的源头,目前看来,不能不说是《王荆公唐百家诗选》。此书既不选李白作品,又改动崔颢作品,不仅大大诱发了考证能力有限、想象力无限的小说家的创作冲动,同时也大大诱发了疏于考证、惯于联想的评点家们不顾事实的信口雌黄。久而久之,“三人成虎”的传播效应出现了!谎言重复一千次的所谓“真理”,最终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台亮相,并在唐诗界和旅游界风靡万众!

四、原创版《黄鹤楼》对李白诗作的映射,整容版《黄鹤楼》对李白原创的模仿

前述研究表明,李白没有说过“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是事实,李白没有专门为“黄鹤楼”题诗也是事实。现在,笔者将进一步论证,李白读过崔颢《黄鹤楼》并且在创作中有所摹仿也是事实。本研究最大的亮点和事实是,李白在学习努力创新,自出心裁,自具风貌,三叠乃至四叠的诗语艺术后来居上,倒过来成为整容版《黄鹤楼》的摹仿范本!

几乎所有主张李白摹仿崔颢《黄鹤楼》的证据,都忽略了李白的五言诗《凤台曲》:“尝闻秦帝女,传得凤凰声。是日逢仙子,当时别有情。人吹彩箫去,天借绿云迎。曲在身不返,空余弄玉名。”这首诗应当写于李白入长安求职之际。后四句有三句挪用了崔颢诗的词语资源:“人吹彩箫去”对应“昔人已乘白云去”;“曲在身不返”对应“黄鹤一去不复返”;“空余弄玉名”对应“此地空余黄鹤楼”。有了这首仿作,当李白被唐玄宗请出京城,赐金还山,再到金陵之时,一首三叠凤凰的五言诗出现了!《金陵凤凰台置酒》云:“置酒延落景,金陵凤凰台。长波写万古,心与云俱开。借问往昔时,凤凰为谁来?凤凰去已久,正当今

日回。”不管怎么说,“金陵凤凰台……凤凰为谁来?凤凰去已久”三句不仅三出凤凰,而且“凤凰为谁来?凤凰去已久”与“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的二叠黄鹤颇为相似!待到创作七律《登金陵凤凰台》时,李白已经脱胎换骨,羽化登仙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以凤凰指代圣贤,圣贤不在,凤凰高飞远去而不回;其后果是国家消亡,国都残破,山河分裂——“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写景之中透出山河不整之象。命意来源于晋王嘉《拾遗记》卷二:“(周成王)四年。旃涂国献凤……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文彩未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及成王崩,冲飞而去。孔子相鲁之时,有神凤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复来翔,故云‘凤鸟不至’。可为悲矣!”^[18]如果说崔颢《黄鹤楼》由白云黄鹤指代求仙谋职的两两落空,转入抒发文人怀才不遇、日暮途远、个体命运难以掌控之悲,那么,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则以凤去台空为象征,着眼浩茫广宇,担忧国家贤人失位将致国都荒芜,山河碎裂。从不久之后安史之乱血洗两京来看,李白源于直觉的担忧,竟然变成了恐怖的现实,李白也在这一点上,成为当时并不多见的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预言家。这和李白曾经身在朝廷,近距离接触玄宗等帝王将相及后宫妃嫔,洞见国家积弊,直至放归民间之后,还在时时思考国家前途很有关系。对于本诗,身为卓越政治家的清帝乾隆,独具眼光,无人能及。他说:“白诗寓目山河,别有怀抱!”^[19]再和崔颢《黄鹤楼》相比,崔诗批判古今求仙的虚妄,着眼个体的价值实现和悲剧命运,李诗则着眼天下,忧心贤人失位之后的国家命运。题旨、诗艺,各有千秋,但李白《凤凰台》的思想高度后来居上,亦赫赫有据,毋庸置疑。同时,也不能否认,崔颢《黄鹤楼》在打动求职青年独特群体的失意情怀方面,其力度的强烈性也远远超过李白的《凤凰台》。整体来看,李诗忧国,崔诗忧己,命意不同,影响各异。

在《凤凰台》叠过凤凰之后,李白又在《鹦鹉洲》再叠鹦鹉。前文说过,鹦鹉是文人的悲剧意象。《鹦鹉洲》云:“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与登上金陵凤凰台的自由身不同,李白来到鹦鹉洲,身分已经骤降为“迁客”,亦即死里逃生流放边荒的重罪政治犯。按理说,此时的李白,应当与遭辱遇难的祢衡异代相知,一吐悲音。难得的是,李白的心情

几乎不算糟糕,他看到的只是芳洲之上自由飞翔的鹦鹉、水汽飘拂的丛兰、盛开的桃花、翻卷的锦浪,以及长洲上空的明月,慨叹这一切美景,在我李白离开之后,还有谁能够像我一样前来欣赏它们,成为它们的主人?主宰天地景物的,依然是李白一贯的自信、自负与自得。诗中同样充分利用了重叠与重复:三鹦鹉、三洲、二江、一青青。

这里必须作出重要声明的是,《鹦鹉洲》的三叠鹦鹉格式,与整容版《黄鹤楼》的三叠黄鹤格式,真正如出一辙!但是,不可以本末倒置的是,李白才是此一格式的真正原创者!《鹦鹉洲》的三叠鹦鹉在前,《黄鹤楼》的三叠黄鹤在后!李白除了三叠凤凰、三叠鹦鹉之外,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三叠梁王:“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鹤愁醉啼春风。”^①据此,如果一定要说有一个模仿者存在的话,那么,这位在文学史上牵动若干高级神经和犀利目光不断聚焦的模仿者,断然不是李白,而是极力贬抑李白的王安石!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八“郭功甫·凤凰台诗”条,可以作为极其重要的间接证据:“郭功甫曾与王荆公登金陵凤凰台,追次李太白韵,援笔立成,一座尽倾。白句人能诵之,郭诗罕有记者,今俱记之。太白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20]注意:既是“一座尽倾”,当然包括荆公在内。可见荆公与李白的三叠凤凰、崔颢的二叠黄鹤,都曾发生交集,而且“白句人能诵之”,李白的三叠凤凰对郭功甫的影响,让他在现场直接感受到一首成功作品的魅力。当王安石觉得崔颢之作不够完美之际,相信就会按照李白诸作的三叠形式的标准,手执学术之刀对崔颢之作加以整容。

如果说王安石对凤凰三叠、鹦鹉三叠、梁王三叠只是取其句式的话,将“白云”置换为“黄鹤”,就有可能直接套取李白的四叠黄鹤了。李白《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云:“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读者不妨试想,这里的四叠黄鹤难道不是三叠鹦鹉、三叠梁王的顺势扩展吗?再不妨试想,这和三叠黄鹤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难道距离很远吗?谁模仿谁,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古今一些研究李白诗歌的学者仅凭直觉,判断四叠黄鹤之诗不是李白所作。但是,如果我们联系李白三叠

① 宋人《诗人玉屑》卷十四曾引此诗。值得注意的是,“黄鹤”被引作“黄鹤”。魏庆之撰,王仲闻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9页。

凤凰、三叠鸚鵡、三叠梁王考虑,李白四叠黄鹤又有何特异呢?再看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常随君。常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这里的四叠白云又和四叠黄鹤差别几何呢?值得深思的倒是问题的另一面,李白在世之时,就有丁十八之类的较真读者,开始为黄鹤楼而当面挑战李白,用李白原话来说就是“以诗讥余”。因为旧题陶潜《搜神后记》卷一有传说认为:丁十八的同姓先人丁令威,离开辽东老家学道成仙之后,曾经化作黄鹤回归故乡,却被当地少年弯弓射击,化身黄鹤的丁令威徘徊空中并感慨出言:“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家垒垒(lei,平声,伦追切)?”尽管辽东丁令威化身的“黄鹤”与长江南岸的黄鹤楼没有一丝半点的联系,但创作《黄鹤楼记》的唐人阎伯理仍然引述这个故事来描写武昌黄鹤楼:“黄鹤来时,歌城郭之并是;浮云一去,惜人世之俱非。”崔颢诗“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千载”,就有可能将《庄子》时代的白云故事和丁令威“去家千年”的“千年”加以合成。李白酒醉之际宣称“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作为丁令威的同姓后人,丁十八自然要挺身反抗,誓死保卫黄鹤楼的“文化安全”。想不到李白竟然霸气回应:“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丁令威之类化身为黄鹤的仙人天外归来,从此没有休憩之所了。“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黄鹤仙人你就直接上天向玉帝告状好了,可惜玉帝并不受理黄鹤仙人的申诉,直接将黄鹤仙人放归(打回)江南。此处希望现代读者格外留心才行:李白将化身为黄鹤的丁令威之类的仙人统称为“黄鹤仙人”,二位一体,既是黄鹤,也是仙人,是黄鹤其外,神仙其内的仙人。这一“化鹤仙人”明显和王安石所改“昔人已乘黄鹤去”的“乘鹤仙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李白诗中,鹤仙不分;在王安石改动之句中,黄鹤是交通工具,神仙是黄鹤的主人。再从“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两句考察,这个“黄鹤”就是“黄鹤仙人”亦即“化鹤仙人”的丁令威。但是,“黄鹤仙人”的称呼,一旦脱离李白与丁十八争论的具体语境,难免会产生语言歧义:变成“一位名叫黄鹤的仙人”。这一歧义不正好和韦庄《又玄集》所选《黄鹤楼》的题下之注“‘黄鹤’乃人名也”严密对接了吗?看来韦庄的小注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由此可见,李白与黄鹤楼的纠葛,一方面是李白首先挑起来的;另一方面更是李白之诗留下了诱惑满满的陨石天坑。难怪进入宋代之后,李白在环绕黄鹤楼的创作语境和评论语境

中不停顿地遭“编”、遭“贬”、受累、受污(诬),以致声名狼藉,人见人鄙。言下留情的今人说他“高仿”,自命不凡的古人说他“东施效颦,贻笑大方,后学当以为戒”。在这些评论者的知识仓储中,《凤凰台》、《鸚鵡洲》两首七律演变成中国文学史上点评率最高、批判声最响的诗歌创作的反面经典,李白被塑造成一个不会创造只会摹仿的古今蹩脚诗人的天字第一号典型。如此沉冤,数百年来,几乎无人能够解救,这也许就是对李白生前借酒率性,放言“捶碎黄鹤楼”的精神报复吧。至于活在盛唐,死在中唐的李白,无论是天上地下,有知无知,都必须毫无选择地为后世汹涌而来的“从众”打击,支付极其惨重的声誉代价。

五、原创版《黄鹤楼》与整容版《黄鹤楼》:美中不足的唐诗经典

“昔人已乘白云去”的“真币”又是如何输给“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假币”的呢?原创版将天上白云、地上黄鹤楼,用古代的成仙意象整合为贴近玄宗时代氛围的求仙愿望,再将古“有”今“空”的两个神仙故事,暗示自己的努力成空和前程渺渺,时空广远,意蕴浑茫而厚重。相形之下,整容版的三叠黄鹤,意义单薄浅显得多。然而,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原创版意涵丰厚的优势,反倒成为传播中的致命弱点。因为大众从来不喜欢深沉浑厚、繁复杂乱的作品,不喜欢必须反复学习、深淘细滤、不断揣摩才能明白的道理或意义。大众只喜欢直来直去、一听就懂、一看就透的玻璃体艺术。

抛开《黄鹤楼》的意涵,整容版至少有四点超越原创版。第一,意涵单一,通体透亮。原创版的“白云→黄鹤→黄鹤→白云”,发生了两次“白云”与“黄鹤”的转换:“(古)白云→(今)黄鹤→(古)黄鹤→(今)白云”。时序的逆反,干扰了表达的顺畅。尤其是第一次的转换,“已乘”的“白云”和“空徐”的“黄鹤楼”两不相关。也就是说,原创版的“白云→黄鹤→黄鹤”,三句诗说了两个故事,而且说得很不好;而整容版的“黄鹤→黄鹤→黄鹤”,三句诗只说一个故事,意义纯粹、简单、浅显、明快,高度契合读者大众的接受能力与审美习性。第二,直线思维,一气贯注。如果将“白云”故事和“黄鹤”故事,看作两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圆:白云是外圆,黄鹤是内圆。作者先画外圆,只画一半就去画内圆了,内圆画完再回头补足外圆,两个圆分三次来画。思维中断、跳跃、不连贯。相反,整容版的“黄鹤→黄鹤→黄鹤→白云”,不画双圆而画一线,一气灌注,一次完成。虽说“白云千载空悠悠”在内涵上与“黄鹤一去不复返”以及前三句关联不

紧,但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里,“一去不返”的黄鹤,总会在天空遇上“悠悠白云”。所以,此一关联的紧密度在想象力能够波及的情态下可以忽略,而大众就喜欢忽略,喜欢由部分忽略而形成的整体清晰。当然,必须着重说明的是,忽略缺陷绝不等于没有缺陷,整容版的清晰,是以稀释原创版的求仙意识并牺牲“仙人乘白云”的优美意象、自由精神和高远境界为代价的。第三,比原创版相对逻辑严密而环环相扣。因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所以“此地空余黄鹤楼”;又因为“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白云千载空悠悠”——天空只有白云,再无黄鹤。第四,“黄鹤”三叠,加上两“去”两“空”一“悠悠”,易懂易记,好念好听。据笔者多年的研究与总结,一种歌谣或诗篇,如果想要取得口耳相传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具备六大要素,即词语复现、声音叠加、故事单一、意蕴浅显、结构简明、意脉流畅。毫无疑问,整容版《黄鹤楼》的前四句,完全满足了六大要素的需求。在不考虑内涵丰赡的意义上说,整容版的优长确实是原创版无法比拟的。

原创版《黄鹤楼》成为崔颢诗歌的桂冠,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位次变化在《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的具体呈现如下:殷璠编《河岳英灵集》为11/11;芮挺章编《国秀集》为7/7;韦庄编《又玄集》为2/2;五代后蜀韦毅编《才调集》为1/1;唐佚名编敦煌诗集残卷(伯三六一九)《唐诗丛抄·诗四八首》为1/1。很显然,在早期阶段,殷璠、芮挺章、韦庄三位选家一致认为,《黄鹤楼》并不是崔颢最好的作品,而是末位之作。但在五代之后及民间选家那里,末位之作,华丽飞升为唯一代表作,亦即最佳代表作、桂冠之作。

笔者设想,此时此际,读者一定十分关心《黄鹤楼》在《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的座次了。果然不出所料:1/7!崔颢诗入选7首,《黄鹤楼》高居第一!而且是经过荆公“主刀”后的“美容版”《黄鹤楼》,亦即“昔人已乘黄鹤去”的《黄鹤楼》。令人不得不服,荆公就是如此与众不同!此后,尽管许多学者依然按照学术规矩,引述《黄鹤楼》时,首句完全以唐人为主,但荆公观点不能不逐渐发酵。因为盛唐诗人除去李白、杜甫、王维,在荆公《唐百家诗选》中出现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作品中,如果要挑选一首流畅性最佳的作品,《黄鹤楼》不能不说是首选。不过,王荆公对其流畅性仍然不够满意,所以不得不亲自主刀,切去“一朵”略显累赘的“白云”,增添(嫁接)“一只”耀眼的“黄鹤”。让“白云→黄鹤→黄鹤→白云”的双线

缠绕,变身“黄鹤→黄鹤→黄鹤→白云”的单线飞扬。流畅是传播的要件,为了流畅,一些规则可以打破。明代学者杨慎虽然见解驳杂,泥沙俱下,但他认为盛唐大家,作诗取其流畅,不避重字之说,还是甚有见地的。其例证乃是李白的一首绝句:“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杨慎说:“此诗之妙不待赞。前句云‘不见’,后句‘不知’,读之不觉其复。此二‘不’字,绝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不似后人之拘拘耳。聊发此议。”^[20]李白如此,崔颢当然也是如此。原创版《黄鹤楼》就有两“去”、两“空”、两“人”、两“白云”、两“黄鹤”、一“悠悠”、一“历历”、一“萋萋”。重复字20/56,复现率高达35.7%,超过1/3。只是由于前四句均分为“白云”与“黄鹤”,其间还有交错缠绕,极不流利,所以才影响了原创版的接受与传播。至于整容版《黄鹤楼》,虽然在流畅、透明、简省、朗朗上口、入耳入心、易于脑补画面等等方面大大胜原作,但求仙内涵直减1/2,不免大为单薄。也许正是如此,明代又有个别学者认为,《黄鹤楼》并非崔颢的桂冠之作。例如徐献忠的《唐诗品》云:“颢诗气格奇俊,声调蓓美。……李白极推《黄鹤楼》之作,然颢多大篇,实旷世高手,《黄鹤》虽佳,未足上列。”除了对《黄鹤楼》评价有所保留之外,似乎又是说李白眼光不太识货,推崇了一篇不该推崇的并非崔颢“大篇”的作品,难怪水准处于“旷世高手”的崔颢之下。当然,正如前文所论,“李白极推《黄鹤楼》之作”的见解,乃属以讹传讹、一误再误、荒唐之极的诗学冤案。

以下,不妨看作“黄鹤楼诗案”的“结案陈词”——经过时间序列的文献梳理,完全可以确认,流行版《黄鹤楼》首句的变化,构思上极为明显地留下了摹仿李白《鹦鹉洲》首句的痕迹。此外,李白的“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鹤愁啼啼春风。”“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等等,也有可能激活了王安石修整原创版《黄鹤楼》首句的编辑冲动。如今,《黄鹤楼》存在崔颢的原创版和王安石的整容版,也可以称作“首句‘白云’版”和“首句‘黄鹤’版”。严羽以及方回之后广大学者普遍认同的所谓“唐人七律第一”,并非完全属于崔颢的原创。从诗歌艺术上看,《黄鹤楼》的前后版均非尽善尽美。就命意感慨的博大深沉而言,李白的《凤凰台》已经大大超越了原创版和整容版的《黄鹤楼》。前人所谓李白摹仿“首句‘黄鹤’版”的若干三人成虎、以非为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包括《红楼梦》中大观园题对之际,

贾政身边的那帮蹩脚“众客”所说“李太白《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之类,从今以后,应予彻底推翻。此外,进而言之,李白的“三叠鸚鵡”与“四叠黄鹤”、崔颢的“二叠白云”和“二叠黄鹤”,可能并非完全独创,也有可能接受了沈佺期《龙池篇》和王翰《答客问》的启迪。沈诗前四句为:“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此诗“三叠龙”“二叠池”,虽然很像崔颢《黄鹤楼》两两重叠的“白云”“黄鹤”,但是更像李白《凤凰台》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不过语言的流畅和视觉的优美显然比李白诗相差甚远,尤其是“龙德先天天不违”,纯属概念,既缺诗意,更无美感。王诗则是“三叠龙”“二叠云”：“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龙潜龙见云皆应,天道常然何问哉!”(次句之“气”也是“云”)。沈诗和王诗的存在,只是说明诗歌意象重叠这种表现技法,在当时受到诗家关注而已,它们的艺术水准与崔颢诗和李白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李白在吸收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多次实践,青出于蓝,得以成为王安石优化原创版《黄鹤楼》的最佳范本。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今日《黄鹤楼》耀眼的灿烂星光,并非完全来自《黄鹤楼》自身,而是首

先来自、更是绝大部分来自李白众多类同作品之光的合力映射,以及少量来自后人对“首句‘黄鹤’版”的或高明或低劣的仿作。是李白之人和李白之诗的超强阳光,从不同角度照亮了崔颢和崔颢的《黄鹤楼》。试想一下,如果舍去李白的名声,舍去李白的相关诗作,舍去宋代以后李白不间断地被创作、被比较、被误解、被污名,《黄鹤楼》不就是孤星一颗了吗?还会获得创作与研究的双重关注吗?还会形成雅俗共传的诗歌热点吗?还会逐渐脱离“唐诗星群”而君临低空,成为被后人放大不已的“唐诗月亮”吗?

要而言之:当下类似《黄鹤楼》诗案的研究偏误,诸如质疑不溯源流、评论不涉原作、举证不辨真伪、辨误臆改原文、求新漠视常识等等本案包含的非正常学术现象,应当通过透析原创,细审轶事,警惕异文,慎信评语,切忌盲从等等不可省略的学术程序加以克服。既要言之成“理”,更要言之有“据”。在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活动中,应尽量让文学的归文学,历史的归历史,划清必要的文史边界。一切以尊重原创、符合原创为最终标准。窃以为,此即“《黄鹤楼》诗案”给予整体学术研究的警醒意义。

参考文献:

- [1] 钱易.南部新书[M].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53.
- [2] 施蛰存.唐诗百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82.
- [3] 钱牧斋,何义门.唐诗鼓吹评注:卷四[M].韩成武,贺平,等,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198.
- [4]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13[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2.
- [5] 周振甫.诗文浅释[M]//周振甫文集:第九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6] 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上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222-223.
- [7]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一[M].周锡山,编校.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153-154.
- [8] 脱脱,等.宋史:卷327[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10550.
- [9] 王得臣.麈史[M]//陈伯海.唐诗汇评:中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1946.
- [10] 王安石.王荆公唐百家诗选[M].黄永年,陈枫,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57.
- [11] 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3:53.
- [12]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M]//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三卷.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2951-2952.
- [13]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7.
- [14] 叶少蕴.石林诗话:卷中[M]//何文焕.历代诗话: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426-427.
- [15]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M]//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九卷.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8730.
- [16] 严羽.沧浪诗话·辑录[M]//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九卷.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
- [17]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8.
- [18] 王嘉.拾遗记校注:卷二[M].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49.
- [19] 乾隆.唐宋诗醇:卷七[M].冉苒,点校.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119.
- [20]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八[M].王仲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582.
- [21] 杨慎.升庵诗话新笺注:上册[M].王大厚,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369.

(责任编辑 王 平)